

十五载风雨同路,隋文静/韩聪终圆奥运冠军梦

做彼此的“桥”，终能抵达梦想的彼岸

■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

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不等《忧愁河上的金桥》落下最后一个音符，隋文静已在搭档韩聪怀里哭成了泪人。在收获第一枚成年赛奖牌的场馆，重演第一次荣膺世锦赛冠军的曲目，15年风雨同路的“葱桶”组合，终于圆了共同的奥运冠军梦。

“这是我们四年前就定好的目标。能在万众瞩目下克服紧张和压力，尽全力完成我们的表演，滑完那一刻，内心满满的感动和感激。”泪水里夹杂着太多情绪，过往一点一滴都闪过脑海，隋文静说，“那几分钟，仿佛全世界都属于我们。过往种种都化作宝贵的人生经历，而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局。”

从团体赛早早亮相到单项赛压轴上演，两周的漫长等待，让求战心切的“葱桶”组合倍感煎熬。终于等到将要登场的时刻，欢呼声响彻首都体育馆，韩聪却在同伴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紧张。“战胜自我，所向披靡！”自信说出比赛宣言，他拉起隋文静的手，“走，我们上场！”短短两句话，给予隋文静巨大的力量，她相信，“我自己可能做不到，我们两个一定可以。”

是的，他们做到了。伴随着一曲《忧愁河上的金桥》，“葱桶”组合将最高难度的技术动作与最动人的情感表达一同呈现于冰面上。“当人生的黑暗来临，一切充满了痛苦，我愿俯身做你的桥梁，助你渡过难关……”从2007年牵手启程，到2017年首夺世锦赛冠军，再到如今圆梦冬奥会舞台，他们把战胜伤病的坚定和相互扶持的温情，都融在了这短短4分30秒的节目里。155.47分，自由滑全场最高分，中国组合以239.88分的总成绩突破三对俄罗斯奥委会选手的重围，用一枚金牌弥补了四年前以0.43分之差屈居次席的遗憾。

“2017年用这首曲目时，我刚刚做完双脚手术。对于一名运动员而言，那次伤病几乎断送整个职业生涯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韩聪给予我莫大的鼓励，帮助我从伤病中走出来，我们一起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枚世锦赛金牌。”如隋文静所言，这首《忧愁河上的金桥》对于“葱桶”组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，“备战北京冬奥会的四年里，我们也都经历了伤病，分别接受手术，但始终作为彼此的‘桥’支撑着对方，一同努力去战胜困难。”

十五载并肩同行，穿越数不尽的伤痛阴霾，携手面对命运的波澜，隋文静与韩聪从彼此身上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的温暖力量。也正是



15年风雨同路的“葱桶”组合，终于在北京圆了共同的奥运冠军梦。他们将最高难度的技术动作与最动人的情感表达一同呈现于冰面上，用一枚金牌弥补了四年前以0.43分之差屈居次席的遗憾。

视觉中国

因此，在新编《忧愁河上的金桥》时，他们希望升华这份个人情感，借自己的表演将“桥”架在更多人心间，传递奥林匹克格言中“更团结”的理念。“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像一座桥，通往每个人心里，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。”隋文静说，即使因为疫情或种种原因，人们会遇到一些困境，“但我们想让大家知道，只要彼此帮助，一定能迈过难关，变得好起

来。”韩聪则用自己的例子，鼓励所有人勇敢面对命运的挑战，“我们也曾因身材不符合双人滑的要求而不被看好，但我们从未放弃，每时每刻都在努力。当别人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，就自己创造一条路。没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。”

颁奖典礼上，隋文静与韩聪为对方挂上金牌，身披五星红旗尽情享受全场的祝福。看台上，队友、志愿者和不愿离去的观众，齐声唱响《歌唱祖

国》。“感谢祖国对我们的培养，感谢一路走来帮助我们的所有人。是无数人在背后的努力，才成就了这枚金牌的意义。”走下领奖台，韩聪将自己的金牌挂在了教练赵宏博胸前。12年前的温哥华冬奥会，正是赵宏博与申雪为中国花滑实现金牌“零”的突破。

“从前辈身上，我们得到了勇敢前行的动力。现在，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推动更多人热爱和参与这

项运动。”在韩聪看来，“这就是传承的力量。”而从小视赵宏博为偶像的隋文静，如今也成了别人的偶像，“12年前的金牌，让更多中国人了解花滑运动，我就是看教练的比赛才开始学滑冰。希望这次夺冠，也能让更多人因为我们而喜欢上滑冰。只有参与的人多了，我们才能一起为中国花滑创造更多的奇迹。”

（本报北京2月19日专电）

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赛,59名选手完成艰巨挑战

“奥林匹克最艰苦一战”在阳光中落幕



冠军博尔舒诺夫与最后一位抵达终点的希腊选手安吉利斯（右）击掌相庆，后者的脸上已经挂满冰霜。

视觉中国

■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

在男子50公里竞走于东京奥运会上演绝唱后，夏奥会最艰苦的比赛毫无争议地独属于马拉松。但放眼整个奥林匹克世界，论虐心程度，马拉松或许仍无法比肩冬奥会的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赛。

崇礼今日刮起大风，风势一度超过五级，被风卷起的雪粒打得脸生疼，犹如陷入沙尘暴的包围。在风寒效应的作用下，户外-17℃的气温其实比想象的还冷得多。

不出意外，赛前一小时，这场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（自由技术）比赛宣布起滑时间由下午2时延至3时，同时根据国际滑联的规则，比赛距离更改为30公里，尽管名字仍为“50公里”。

并非所有选手满意这个决定，比如俄罗斯名将亚历山大·博尔舒诺夫。“我有些失望，因为我想滑完完整的50公里。”不过这位25岁的平昌冬奥会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亚军也承认，天气条件确实非常艰难，“风势很大，低温刺骨，也许赛后所有人都会有些狼狈。”在另一位俄罗斯奥委会选手伊万·亚基穆什金看来，今天的特殊天气也会让比赛变得更“有趣”，选手们必须更重视战术选择，“你在滑行中必须找到舒适的中间地带，既不能太靠前（领滑者会面临严峻的风阻问题），也不能落到后排以至于掉队。”

比赛开始时，风势有所减缓，但气温仍低得可怕，阴沉的天气见不到一丝阳光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夜场大灯已经悉数打开，让人忘记了现在还是午后3时。

对于越野滑雪选手而言，这些令外人恐惧的恶劣条件，其实只是他们的日常罢了。28岁的中国选手王强是本届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宣誓代表，他这次参加了越野滑雪四个小项

的争夺，其中就包括这场艰难的最长距离比赛，并以第46名完赛。他坦言，除了艰苦的训练比赛，越野滑雪所特有的孤独感一度令自己想要放弃，“虽然去过法国、瑞士等许多国家参赛，却从未实地感受过巴黎的街景。”30岁的澳大利亚人杰西卡·耶顿将在20日出战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赛，这是她本届冬奥会的第五个单项，长期在阿拉斯加训练的耶顿曾在两年前的野外训练中遭遇一头棕熊，“其实对越野滑雪运动员来说，遇到棕熊的概率要远远大于邂逅夏天，我已经有几年与夏天无缘了。”

冠军最终属于博尔舒诺夫，他以1小时11分32秒7率先冲线。这是博尔舒诺夫本届冬奥会所取得的第三枚金牌，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大赛中，他出战越野滑雪九个小项比赛，全部登上领奖台（3金4银2铜），创造了冬奥会的新历史。即便强如博尔舒诺夫，在冲线后也立即俯身躺倒在地，久久不愿起身。

在比赛开始后1小时34分钟，在博尔舒诺夫冲线后22分钟，52号选手阿波斯托洛斯特·安吉利斯终于出现在最后的直道上。这位29岁希腊人的鼻子上、胡须上、围脖边结了冰，那本是他自己在比赛中呼出的气。安吉利斯是第59位也是最后一位抵达终点的选手，就在终点线后，换上比赛服的冠军博尔舒诺夫正等着他，击掌，拥抱，此时不需要任何语言。

天阴沉了一下午，却在此时，阳光穿透了云层，洒落在这片孤独的赛道上。

（本报崇礼2月19日专电）